

當代加拿大文學天后--瑪格麗特．愛特伍特

鄭立偉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

s3104510@ncnu.edu.tw



作者生平

瑪格麗特．愛特伍特(Margaret Eleanor Atwood 1939-)生於西元一九三九年加拿大渥太華市，家中排行老二；上有一個哥哥，名哈洛德；下有一妹妹，露絲。父親，卡爾．愛特伍特，為一昆蟲學家。愛特伍特的童年，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魁北克北部的一個森林裡渡過，伴著她父親在那進行研究工作。她父親因著研究工作，常舉家在安大略省與魁北克省的森林穿梭來回。這些小時候的經驗，正是愛特伍特後來寫《荒野閒談》(1991)時的題材來源。她母親也叫瑪格麗特，家人與朋友平時便稱她珮琪，以避免與她母親混淆。

一九四六年，愛特伍特家喬遷至多倫多，當時七歲。一九五九年愛特伍特從里賽高中畢業；隨後，進入多倫多大學。大學期間，愛特伍特受安索普．弗萊德的神話批評理論與榮格的理論影響甚深。寫作歷程則深受指導教授們的鼓勵影響。在當時，寫作並不被視為正式的職業或能養家活口的事，但她的教授們鼓勵她將寫作視為正式且重要的事。大學畢業後，愛特伍特申請了伍卓．威爾森研究獎學金，並成為麻州瑞德克里佛學院的研究生，於一九六二年畢業。接著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，但一九六七年因未能完成論文而中斷。在此期間，愛特伍特兼職於多倫多的一家市場調查公司，並任教於溫哥華的英國哥倫比亞大學。目前愛特伍特與小說家格姆．吉伯森及女兒潔思定居多倫多市。

瑪格麗特．愛特伍特十六歲時便立志成為作家；十九歲時的處女詩作 *Double Persephone* 就獲 E.T.Pratt 獎；一九六六年詩集《圓戲》(*The Circle Game*)再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；隨後多部作品屢屢獲獎；一九八五年《使女的故事》(*The Handmaid's Tale*)，瑪格麗特．愛特伍特第二次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；二〇〇〇年的《盲眼刺客》(*The Blind Assassin*)獲英國布克獎；2002 新作《末世男女》(*Oryx and Crake*) 獲橘子獎與布克獎提名。

寫作風格

國家認同與女性地位是在瑪格麗特．愛特伍特作品中最常被探討的主題。瑪格麗特．

愛特伍特開始寫作的一九六〇年代，正是加拿大文化認同與女性地位快速改變的年代。當時的加拿大文學，在英語國家的眼中，只是個笑話。出版的書少，能被認真討論的作品更少。國家文化認同問題是當時加拿大作家關切的事；在此同時，女性主義運動與女性主體意識的推展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，也影響了那時的加拿大作家。

愛特伍特的創作，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與歷史交織的過程中產生。她的作品常被視為女性主義作品。女性主體意識，在小說的主角身上，發揮的盡致淋漓。《可食的女人》(1969)、《浮生錄》(1973)、《女法師》(1976)、《使女的故事》(1986)、《強盜新娘》(1993)、《盲眼刺客》(2000)、《末世男女》(2002)中的女性刻劃出代表女性特質的共通性；亦多處運用比喻及諷刺，成功的寫出女性被壓迫、物化的社會地位。

除女性意識外，國家文化認同議題亦是愛特伍特所關切的。一九七二年，她大膽且熱情的論文《生存：加拿大文學方向》一書，呼籲加拿大人正視自己的生活經驗與價值，及認同這個被忽略、邊緣化的國家。書中提到“加拿大文學仍處於被殖民與屈從”的論述，在當時，是很前衛觀點。在其詩作《詩選》(1976)、《不見月亮的期間》(1984)中，愛特伍特常以加拿大自然的景致，描寫自己對這土地與自然的喜愛與認同，也造成加拿大人極大的回響。

愛特伍特小說的敘述模式看似傳統小說，但在文本結構、敘事安排、文類並置的表現手法，卻製造出後現代的虛實、矛盾、質疑的感覺。她作品結尾，常模稜兩可，留給讀者許多自己想像空間。她靈活運用象徵的技巧在傳統寫實主義與未來科幻小說間游走，讓讀者在意識到其諷刺、批評的嚴肅議題同時，亦沉浸在其有趣且豐富的文字創作中。

重要作品介紹與分析

《使女的故事》(*The Handmaid 's Tale*)是瑪格麗特·愛特伍特一九八五年完成之作品。屬一部未來小說，以美國麻州為背景講述發生在未來基列國的故事。那是一個宗教集權主義者眼中無比美好的理想國度；也是一個絕對父權的未來社會。女性的地位在基列國裡發生了質的變化，她們不再是七〇或八〇年代女性主義者充滿自信的女強人，而是一群依功能分配身分地位的工具。沒有自己的生活，沒有姓名，像作者說的[只是一個長了二條腿的子宮]。

女主角奧弗瑞德是僥倖逃出的使女，藉由錄音機的錄音講述二十一世紀初的親身經歷，並夾雜著對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生活的回憶與省思。錄音帶是幾名歷史學家所發現的，也因著他們的發現，才揭開這些已塵封已久的過去。

整篇小說是以一個前推時間的倒敘，故事的開始沒有時間上的交代，使小說宛若現實的倒敘，讀者亦感覺不到故事發生的事與所處的現實時間點上距離。其次，懸疑的運用亦是本小說魅力所在。許多人物、事件剛出現時，作者都刻意不交代清楚；到最後才揭露答案，使讀者有恍然大悟之感。第三，作者在文字上的創新如 *computercard*=(*computer*+*card* 電子信用卡)、*computertalk*=(*computer*+*talk* 電子對講機)、*Econowives*=(*Economical*+*wives* 經濟太太)等都是瑪格麗特·愛特伍特在這部未來小說中新鮮、大膽的嘗試。

《盲眼刺客》(*The Blind Assassin*) 是愛特伍特二〇〇〇年的作品，敘述兩姐妹間的情誼與愛情故

事。故事一開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十天，敘事者愛莉絲的妹妹蘿拉開車衝下橋，是單純的自殺事件或是意外？一樁離奇的車禍，接發了一段隱藏多年的秘密。蘿拉死後兩年，經由愛莉絲整理出版一本署名蘿拉的小說**盲眼刺客**，描寫一個遭警方全力緝捕的左翼分子，為取悅一名幽會的女孩，一次次編造辛克龍奇幻的故事。已八十歲的愛莉絲以黑色幽默語調，敘述她與丈夫、情人及妹妹間糾葛的情感，追溯她的一生與生命中所遇到的人物。

愛特伍特以[故事中的故事]技巧展現出層層錯綜複雜的情節，並綜合回憶錄、小說、報紙文章、科幻小說等體裁佈局。小說的結局模稜兩可，符合愛特伍特的寫作風格，亦帶給讀者更多想像空間。藉由愛莉絲的陳述，呈現出愛特伍特對親情、愛情及社會現狀的圖像。

末世男女(*Oryx and Crake*)，愛特伍特的最新作品，亦為一部反烏托邦的未來文學。故事描寫吉米回憶未遭生化病毒侵襲前的社會及他的生活。在那個社會裡，生物科技公司掌控了大權，握有科技技術與經濟體系。生物科技的發展使人類富有無限的可能；甚至藉由複製的技術使人類長生與永遠年輕。人可如商品般量身訂作，在胚胎內植入想要的 DNA，而生出完美的人來。動植物間也可因基因的轉移與培育，而生出人類需要的器官以供移植。但一次實驗意外，病毒的突變與外溢，使人類面臨滅絕。

愛特伍特在這部小說裡所探討的議題，不再限縮於女性角度；而是擴大到整個人類的命運。與過去科幻小說如歐威爾的**一九八四**、瑪莉·雪萊的**科學怪人**或赫敘黎的**美麗新世界**等科學小說亦有些不同。愛特伍特提到的複製人、複製器官技術，在現代的世界裡已有實踐的可能；雖然沒小說中所描寫的那麼精緻發達，但當代生物科技的發展潛能，在未來，是有可能達到如愛特伍特所描述般。愛特伍特小說所描寫的世界離我們並不遠，只是當她所暗示的結果到來前，我們還有時間修正生物科技發展的方向與對人類的看法。人是將成為商品般被製造、複製販賣？或還有那些人性價值值得被保存下來？是愛特伍特提醒讀者去思考的事。

參考書目

Dodson, Danita J. "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Atwood." *Critique* 38 (1997): 96-104.

Howells, Coral Ann. *Margaret Atwood*. Houndmills: Macmillan, 1996.

Hutcheon, Linda. *The Canadian Postmodern: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-Canadian Fiction*. Toronto: Oxford, 1988.

Ingersoll, Earl G., ed. *Margaret Atwood: Conversations*. London: Virago, 1992.

推薦網站

<http://www.owtoad.com>